

我的阅读史

一盏灯

魏振强

看到沉醉于阅读的身影总会有些感动,看到有人苦口婆心地规劝他人阅读亦会感动:一个期望通过阅读让自己变得更丰富、更强大的人,注定会给社会带来向上的力量,虽然这力量可能微不足道;而一个期待他人从阅读中有所改变的人,必然有着一副温软、慈爱的心肠。

人在世上行走,犹如在汪洋中行船,总会有孤独、迷惘。这样的时刻,倘若能循着一豆光,也许就会走出幽暗隧道,走向柳暗花明的彼岸,而当他的步伐开始坚定,目光变得澄澈,他就可能成为别人的灯盏。这一豆光或一盏灯,可能是一句温热的话语,一次默默的搀扶,也可能是蒙尘书架上蓦然“跳出”的一本发黄的书。

关于阅读的箴言太多,但很多人没看见,很多人走着走着又忘了,这是一件令人无奈而又遗憾的事。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,这个日子意在提醒:世上的书很多,它们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营养;世上的书还不够多、不够好,如果你能写出一两本好书,为他人擎起一盏灯,那是莫大功德。

版式:伟东

作为问题与话题的阅读

谷卿

有时甚至觉得,在今天谈论“阅读”,多少有点不合时宜。

在给研究生讲授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课后,一位研三学生走过来,表示有问题想要交流。我期待听到她的好提问。没想到她苦恼的是,每日总为手机所束缚,没法静心哪怕一小会儿去读书,这怎么办?

我有些惊讶,没想到这是一个问题。但看她的表情,我能明白这真是让她痛苦和难以解决的问题,并非随意问问而已。是啊,我们的生活里,读书还是一件容易的、日常的事吗?比起拿起手机刷刷刷、一番嗤嗤笑笑,安静的读书时间好像真不多。

在那门有关研究方法的课程上,我设了几讲专门谈论阅读方法,又颇为体贴地列出一个简约到极致的书目。但恐怕在座的各位多半是不领情的,这些做法大概率也会使我染上令他们厌恶的“爹味”吧。其实,如不是当年被安排讲这门课,我也是讨厌“侈谈方法”的,读书读便是了,还要讲什么技巧方式呢,实在华而不实、舍本逐末。

事实上,阅读或许本该是特别个人甚至私密的事情,读什么、读的过程想什么,因其私密而更见自由。可是近些年来,读书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开性和公共性,也变得越来越可以甚至应该被讨论。每到网店图书满百减半或各类阅读媒体评选奖项,大约才是我们离读书最

近的时刻;因着商家和“有关部门”的塑造,以各种形式在各个时日登场的读书节,正不断趋向文艺节目和综艺表演;为组织或者参加读书沙龙,尚未得空涵泳沉玩,就被要求切换成交流者的角色;官民齐上阵保卫实体书店,像是读书人们的救亡图存,但对形式和符号的不舍,也并不完全关乎读书本身……我们越来越少时候能够从头到尾细致读完一本书,甚至零碎时间也更愿让读书被听书取代,但却热衷赶着各种读书活动的场子、密切关注和读书相关的周边议题与动态。仔细品咂品咂,其实也很能够理解,我们乐意将一件本可安静独立完成的事变成群体活动,实际反映出内心深层的文化焦虑,大概只有时常处在那些提示或暗示“你在读书”的情境里,才能意识和确认自己就在读书。另一方面,阅读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,将被更大程度地接受和理解。这样的背景下,各类“职业读书人”、“代读人”、“领读人”出现也当然不足为怪,多年前凭借“替您读书”出道的罗振宇和他的《逻辑思维》,正塑造出了如其节目标题所言的“读书人的新活法”。

“新活法”的话语是经济的,阅读在这一语境里具备区隔阶层、认同身份的功能。有意思的是,这种功能隐藏和指向的反倒是超越性的

理想和态度,它比为获取知识乃至求得功名所进行的功利性阅读看上去更加正确,也更富于传统趣味。看看今天能够存活下来并且发展不错的书店,不再是以往仅仅用以供应和售卖图书的门市,而更像是融汇了咖啡馆、文创店、小讲坛和网红打卡地的社交场所,书店和读书传递出来的文艺气息和氛围显然更受瞩目,它们通过“互联网思维”产生、传播和消费。读书,已然成为一个特别具备“中产趣味”的生活方式。

当然,这类读书不能摆脱“为人之学”的属性,思与行并不指向内心,那么总归尤其注重外在,阅读的鄙视链怕也要因此出现。豆瓣上的@卢十四 十多年前写过一篇短文,大致是说现实中常有一类人自以为所读所看有品位有深度,据此当作鄙薄他人的资本。文章实是批评基于文化消费而非生产的鄙视链全不合理,结尾愤愤写道:“猪听了音乐都能为人类创造肉膘,奶牛听了音乐都能为人类创造牛奶。可你们这帮纯消费型的文艺青年,除了造粪肥田还会什么?”话糙理不糙,执着于“品位”和“深度”,恐怕是堕于真低俗和真浅薄的先兆。

可不就是如此么?爱给自己贴标签标榜的,也爱给书贴标签:这是庸俗、那是高雅,因此读这类书必不上进、看那本书才有出息。以这眼光和心思去阅读,还真不如不

读,“分别心”一旦生起,不说读书不能一尝真味,阅世更要遇到困扰。想起《倚天屠龙记》里张三丰的那段话:“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,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,把旁人都瞧得小了。这正邪两字,原本难分。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,便是邪徒;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,也不失为正人君子。”武侠小说专写江湖恩怨、男女痴怨,有够“俗”了吧?但金庸偏是此体“缚不住者”,若不带成见地深入其间,或能打开一片最具博雅之致的灿烂光明世界——无怪一位诗人曾说过:“要像读经一样读金庸”。



谷卿,文学博士,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。现居北京